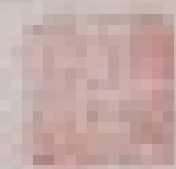


霍廷軍紀畧



建軍紀念



靈廷軍紀略

庚午孟夏江蘇廣陵
古籍刻印社據光緒

刻本影印

國朝龍興以素倫滿洲兵威天下平準回平金川猶然其用鄉勇自平川陝教匪始至粵捻之亂而鄉勇戰蹟益著迄於今不衰川陝之役帥鄉勇立功名者推蜀人羅壯勇公粵捻之役湘淮兩軍踵起名將林立而其百戰百勝自成一隊者尤推蜀人鮑君春霆蜀固多將材哉然川陝之役賊蹤所至不過五省軍數不過十萬其用兵不過七年粵捻縱橫十六省僭竊十三年兩軍相搏所驅役動以數十萬計鮑君自廣西應募大小更數百戰洵爲胡文忠曾文正兩公所知言之於

朝卒平悍賊獻馘告成君遂筦軍符執轂璧爲

天子虎臣其勲名遭際蓋眎羅壯勇爲尤盛也余以同治乙丑仲冬參預機務越月而君有嘉應之捷於是東南肅清移其軍勦捻踰年而君謝病歸遂未得與君相見其後監修方略觀曾胡二公奏疏敘君臨戰虜勇之狀意必喑噫叱咤力足裂犀兕之革而曳九牛之尾及余庚辰釋服再典樞密會有防海之役

特詔起君於家卽拜湖南提督君聞命亟赴乃得一執手於朝堂則固恂恂然儒將也君言官守備時胡公更其字春霆

以霆名軍不忘月公也嘗欲推爵讓胡公以章其以人事君之美事雖不果君之拳拳知己識地過人宜乎勲業爛然出

中興諸將之右矣余以時艱方亟謂君久厯兵事豈嘗有所述作如戚少保紀效諸書足以留詒後來者君唯唯謙不敢承而他日君之鄉人陳大令昌以霆軍紀略示余宋滕達道嘗爲孫威敏征南錄專表汚功藍鹿洲居藍廷珍幕中因作平臺紀略大令所紀上輯方略下采曾胡王公奏議年經事緯敘次頗不蕪雜亦君之達道鹿洲矣雖然余微惜大令之

成書過早而益堅君勇退之懷也方今時局艱危

聖人宵旰徵召老成勤思將帥殆無虛日昔馬伏波年六十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陶桓公鎮廣州以西北未平輒朝夕運甓勵志勤力君之齒猶未也報

國之志宜眎前人而亟然則盱衡世事此豈吾輩銘鍾刻石時哉大令旣游余門其以余言致之鮑君安知時會所遭不如明馬端肅之有三記

國初固山貝子之有功蹟諸錄乎抑余聞當勦粵逆時軍中賊中咸稱多鮑霆軍有記而多忠勇殉節陝西其戰事自

國史外遂無有搜輯傳之者吁可慨也

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三月二十一日高陽李鴻藻

霆軍紀略凡例

一西蜀山川雄秀智勇魁奇之士代產其閒故華陽國志
稱巴有將蜀有相 國朝奇才應運蜀中人士先後以
武略顯者如三等威信公岳襄勤鍾琪一等昭勇侯楊
忠武遇春尙已此外曾叨易名 盛典如順康閒之鎮
遠將軍李壯敏芳述韓勤毅良卿韓果壯勳岳敏肅昇
龍雍正閒之楊襄壯天縱乾隆閒之岳莊恪鍾璜本勤
毅進忠三等壯烈伯許昭毅世亨許壯勇文謨譚恭愨
行義嘉道閒之羅壯勇思舉桂壯勇涵何襄勤占鼐諸

君子亦其尤著者也迨粵匪倡亂如張武壯必祿向忠
武榮羅壯勇王斌虎忠壯坤元劉剛愍存厚謝忠愍子
澄馬武烈天貴張確愍萬祿周忠壯天受周武壯天培
周威毅天孚張忠壯玉良蔣勇果玉龍楊威肅忻楊忠
勤鼎勲江提軍長貴王勇毅萬釗黃廉訪鼎雷提軍正
綰馬提軍德昭志節勲名各具不朽而以前浙江提督
今湖南提督一等子奉節鮑公超爲最顯於時曾文正
公所謂苦戰功高一時名將無出其右者也嘗欲輯李
公以下至近世諸君子戰功事實做曹能始蜀中人物

志之例都爲一集曰蜀將錄因事狀尙待搜採未敢率爾操觚近於曹署餘閒先將鮑公事蹟述爲一編曰霆軍紀略

一鮑公之軍起自湘楚其以主將名字名其營亦沿楚軍例也惟自成軍以後聲威浸盛人數遞增將弁勇丁蜀人不少故咸豐十年以後大帥督撫書牘中時曰鮑軍時曰霆軍蓋以別於湘楚各軍也迨同治五六等年大帥督撫奏疏及所奉疊次諭旨中俱將霆軍與湘軍淮軍並列言之是鮑公所部雖未立有川軍蜀軍之名

亦不得徑稱爲楚軍矣當時旗幟號衣俱署虎勇字樣
今名此書不曰楚軍恐混淆也不曰鮑軍嫌標榜也不
曰虎勇避習氣也惟霆軍二字屢見於奏牘及諭旨
內因以霆軍紀略名篇

一此篇用編年體大書以提要分注以紀言仍參用紀事
本末體使支幹分明血脈貫通

一鮑公乃生存之人尙待論定若由秉筆者口中加一推
美之詞縱極切當亦嫌標榜今將欽定剿平粵捻各
方略及胡文忠公遺集曾文正公奏議書牘中關涉霆

軍者撮要採入凡 兩朝之 廟謨大帥之方略俱可
考見其屢蒙 天語褒嘉如曰忠勇性成曰忠勇堪嘉

曰謀勇兼優曰謀勇素裕曰驍勇善戰曰勇略出羣曰
深諳將略調度得宜曰勇略過人所向克捷曰勇敢異
常厥功甚偉曰勇敢善戰各軍倚以爲重曰謀勇兼著
屢立奇功爲江皖諸軍之冠曰破數萬賊眾如摧朽拉
枯曰所向大捷屢復名城曰賊眾聞風膽落膚公立奏
曰聲望素著曰素著聲威曰戰功卓著實爲國家干城
之選曰所向有功非尋常統兵將領可比曰朝廷畀以

干城腹心之寄與尋常將領相待不同等語閩臣得荷一言已爲榮幸至大帥疆臣奏疏中稱許鮑公之詞尤不一而足旣分見於篇中各節何庸另加擬議

一曾文正公嘗言敝部搭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因此竊疑古人之書多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云云此編所據以 欽定方略爲主間採胡曾兩公書牘兩公皆鮑公舊帥親歷行間其言無不確實其書久已刊行海內眾論翕服今凡採入處均照原文不敢竄易一字此外馳箋候賀者多頌禱



之詞未可據爲定論絕不攔入免涉浮夸當時盛稱霆軍威名者多謂同時將領中往往因賊情緊急輒權樹霆軍僞幟或詭爲鮑公告示沿途張貼以惑賊志而定軍心甚或賊於戰敗後訶知其實整隊復來奮力鏖鬪適值霆軍果到賊竟不支因此益畏霆軍霆軍非捲旗出隊賊必不與交鋒又據降將之言向在賊中常侍諸僞王飲僞王於席間接閱軍報知某起官兵至而豪飲歌呼如故若無事然或一閱軍報而手顫齒擊不能舉箸交頭附耳若有祕商而不可令帳外聞者則必鮑軍

一將至也蓋僞王等恐搖奪眾心故以鮑軍之至爲諱而左右則已望色而知之又賊中相詬詈輒曰會見汝出遇鮑軍也又有謂杜文秀之退回大理老巢亦係誤傳鮑公先聲所致文秀曾密遣其黨至蜀擬向鮑公乞降未果此等傳聞無問確否總近虛誇故此篇絕不涉及至所傳賊中歌謠亦足證霆軍聲威然其辭多鄙俚不經概從屏絕以歸矜慎

一楊忠武公年譜載主帥文襄公福康安忠毅公額勒登保相待之不同魏默深嘗辨其誣鮑公自統陸師始隸